

## 所得非所求

### 陳懷台

我是三個孩子的媽，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我的責任就是煮飯、洗衣服、作司機。我不能幫孩子們讀書，他們的英文寫作能力都比我強；我也不能參與她們的決定，這個世界改變得太快，我的想法、觀念已跟不上時代。我所能做的只有替她們付學費，錢不夠用時，就向天主要，天主都給了。

我如果在幾年前寫下這些事，別人會認為我是酸葡萄，因為我要分享的是三件「有求不應」的例子。在我的一生中「有求不應」當然不只三件，可是這三件事有超自然的現象發生，讓我清楚地知道，天主聽到了我的祈禱，但沒有應允我的懇求。現在孩子們都長大了，完成了學業，並都找到了行內的工作。我可以回顧而感謝天主。祂雖然沒有應允我的懇求，但祂給的比我求的更好。

#### 一·小望

第一件事是十五年前，二女兒小望申請音樂學院，她的第一志願是科蒂斯音樂學院，那是一所向全世界招收天才學生的名校，免收學費，許多著名的演奏家如中國的郎朗，就在美國科蒂斯音樂學院學習過。

我陪小望去入學考試，住在旅館，她進入複試後對我說：「媽媽，我太喜歡這所學校了。」我很驚訝，因為這個內向的孩子，很少向我吐露心事；我也很難過，因為我幫不上忙。我就說：「好，我們就向天主求，使勁地求！媽媽從今天開始為這件事守小齋，不吃肉。」她眼睛閃出希望的光芒。

那時正值封齋期，我就四十天沒吃肉。有時我正在吃飯，小望會跑過來看，確定我碗裏有沒有肉；我不斷地向她保證，媽媽還在繼續為她守齋求天主。

到了聖週四，我帶女兒們去參與彌撒，當神父舉揚聖體時，我不斷地求：「主呀，科蒂斯，科蒂斯！」突然，我聽到一聲命令：「放掉！」我好失望。放掉？我怎麼放得掉？主！是祢說的，我向祢求什麼祢都會給我，為這事我四十天沒吃肉，守齋祈禱，祢怎麼可以叫我放掉？我愈想愈氣，就哭了起來。

彌撒後，教友們陪聖體走出教堂，到另外一幢交誼廳去作「山園祈禱」。小望走在我旁邊問我：「媽媽妳為什麼哭？」我說：「主要我放掉！」她問：「那是什麼意思？我沒進科蒂斯？」我說：「我不知道妳有沒有進科蒂斯，只是天主要我們信賴祂的安排。」她很緊張，又問：「主的聲音是男的，還是女的？」我想了一想，其實我沒聽到真正的聲音，只是一個外來的思想，但我知道是主在說話。小望不以為然地走開，我很難過，但沒有辦法，只有「放掉」，任主安排了。

過了一星期大學放榜，小望沒進科蒂斯，但其他四所學校全被錄取，還拿到獎學金——包括茱莉亞及耶魯大學。我慌了，不知如何選擇。小望也沒有了主見。我就向天主求智慧，最後決定選擇名氣最小的皮博迪（Peabody）音樂學院，因為在科蒂斯教學的單千可教授也在那裏任教。單教授是俄國莫斯科派的小提琴家，與小望啟蒙老師都是大衛·奧伊斯特拉赫的弟子。小望向他學習可以不用改變弓法，也是因為他，小望才申請皮博迪音樂學院。

有一天我在書桌前看書，突然主說：「寫信給單千可教授！」我心想：「為什麼？小望已被皮博迪錄取了，還有獎學金！？」但是我還是聽命寫了一封信，表示小望願拜他為師。對我來說，寫英文信是很辛苦的事，但寫這封信時似有神助，竟然一氣呵成。過了幾天，單千可教授打電話來，他說：「謝謝妳的信，我看了很感動，但是對不起，我的課室已滿，不再收學生。」我慌忙地說：「小望是衝著您才要來皮博迪的。」他說小望並沒有指定要他教，所以他收了其他學生。我向他解釋我們不懂在申請學校時要指定教授。我不肯放棄，一直請求他至少教小望一堂課。他很不耐煩地說：「可以，我收費 150 元，只收現金。」說完就掛電話。

我馬上買了機票，把小望送到馬利蘭州，由我四姐接她去找單教授上一堂課，開始時單教授老大不情願地教小望，還把門關上，不讓我姐姐旁聽。一個鐘頭後，單教授打電話來，他說：「我願意教妳女兒，她太有天分了，在一小時內我看著她進步。可是我的課室已滿，不能再收學生。」他還透露我一個消息，小望在皮博迪的入學單上排名第一，很多教授都想教她，他不願意和他們搶學生。

「這樣吧，」他教我，「你和系主任說你一定要我教小望，不然就不來皮博迪，其他的就交給我來辦。」我就照他所說的，向系主任堅持要單教授教小望。系主任沒辦法，就去求單教授再加收一名學生，小望才進了皮博迪。

還好聽從了主的聲音，寫信給單教授，要是不知情地進了皮博迪才發現不能向單教授學習就糟了。

兩年後，小望轉學考取了科蒂斯——她的第一志願，繼續跟單教授在科蒂斯學小提琴。小望進科蒂斯以後對我說，那裏的競爭太厲害，每個人都想成名。她說：「我沒有朋友。我的同學就是我的勁敵。如果早兩年來，我會受不了。」的確，在科蒂斯精神崩潰的學生大有人在。我只有感謝天主，讓她再成長兩年後才跳進這火坑。

主對小望更大的恩惠，是她在皮博迪的兩年認識了一個男同學，如今十五年了，他們少年時的感情已深厚到談婚論嫁。這非常難得，使我非常放心。十五年後，我可以說，主拒絕了我的祈求，但祂所給的遠比我求的要更好。

## 二·小愛

第二件超自然的經驗，是為我大女兒小愛求進洛杉磯大學的眼科實習。小愛的醫學院是在我家附近的洛杉磯大學（UCLA）唸的，住在家裏，省了很多食宿費。大女兒是最顧家的孩

子，她希望再在家裏多呆幾年，可以省一些錢。我何嘗不希望她陪在身邊替我分擔家務，照顧妹妹。小愛功課好，畢業時名列前茅，上了醫學院的“ACA”榮譽榜，醫生執照考試分數也相當高，我想她留在本校實習應該不成問題，但是為安全起見，我還是使出所有法寶，唸經、祈禱、守齋，還請朋友一起作九日的敬禮，求她進 UCLA。

在放榜的那一天早上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很清楚地看到小愛站在門前院子，回頭對我說：「我進了 Rice 大學。」我馬上驚醒，跑到她的房間叫她起來，告訴她我夢見她進了「米飯」大學，她很不高興我吵醒她，她說：「我沒有申請那所學校！」我放下一顆心，好在是一場虛夢，我們還有希望。我問她美國真有個「米飯」大學嗎？我從來沒聽見過。二女兒小望也被我吵醒，她說：「Rice University 在德州。它的音樂學院很有名。」真是不可思議，我居然夢到一個我從來沒聽到過的大學，而且真的有這所大學。

那天早上九點，全國實習醫院同時放榜，小愛打電話告訴我，她進了休斯頓的貝勒（Baylor）醫學院，我們很失望。我就不懂，我這麼懇切地求，為什麼天主讓我失望？作媽媽的我，就先去休斯頓替女兒找住處，那時利息低，小愛一去就是三年，所以我想買一幢公寓給她住，順便投資。

我請了一個地產經紀人，開車帶我去看房子，經過貝勒醫院時，她告訴我這是小愛實習的醫院，我看了兩眼，當然沒有 UCLA 的大，只有幾幢樓房而已。經紀人再開不到一分鐘就向我介紹，這是 Rice 大學。我跳起來，這就是我夢到的大學？居然在貝勒旁邊！我明白了！是主告訴我，祂聽了我的祈禱，可是祂決定送小愛到貝勒來實習。

小愛在貝勒的三年過得很愉快，得到教授的欣賞和厚愛，她在教授的指導下發表文章，也拿到全國實習生論文比賽第三名，在畢業典禮時她又拿到了貝勒的眼科研究獎，自信心大增，也讓我作媽媽的好榮耀。

畢業後她去哈佛醫學院作一年眼角膜專科實習，和許多從各校畢業的醫生一起。她對我說，其他學校的醫生只開過五十來次刀，她在貝勒的三年動過兩百多次手術，所以她在同學中是開刀技術最好的。她說：「我感謝貝勒，沒有貝勒，我沒有今天。」我聽了就感謝天主，祂沒有應允我的懇求，但給我的比我求的更好！

### 三·小信

第三個超自然的事件，是我為三女兒小信求進法學院。

小信從小就特愛看書，我終於不再花錢買書，每星期帶她去圖書館借書，她是圖書館管理員的小寵愛。每週我把她帶到圖書館時，管理員就歡呼：「Here she comes!」（她又來了！）她們過來帶她去找書，我就回到車子裏睡大覺，醒了再去接她。圖書館管理員已替她借好二十本書，她總是擰著一個袋子，笑咪咪地站在大廳中央等媽媽。

因為書看得多，小信的英文寫作力就非常強，上大學很自然地進了文科唸歷史系，畢業時拿到第一名論文獎，決定攻讀法律。我當然是希望她進名校，就向天主使勁地求哈佛、史坦福或者是耶魯大學。

有一天我跪著向天主喃喃地唸：「小信，小信……。」我突然聽到一個聲音也和我一起唸：「小信，童貞女。」我非常驚訝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我從來也沒有過問我女兒的私生活，連想都不去想，我不在乎她是不是童貞女，她的行為她自己負責，不關我的事。我百思不解，決定打電話問她。果不其然，她馬上頂我一句：「我是不是童貞女，不關你的事。」我向她解釋，我不是想探問她的隱私，只是想辨識我聽到的聲音，是主來的呢？還是在發神經病，聽到不存在的聲音。她就對我說：「我是童貞女。可是你不要說出去，這是很丟臉的事。」我說：「我不覺得丟臉。」她說：「那是因為妳是外國人，妳不懂得美國的文化。」雖然碰了一鼻子灰，可是我明白了，主告訴我一個小信的秘密，是要讓我知道，祂比我還瞭解小信，祂知道小信需要什麼，所以我不用嘮嘮叨叨地囉嗦。主自有安排。

放榜了，小信沒進哈佛、史坦福或耶魯，只進了康乃爾大學。我很失望，但我知道那是主的安排。康大的法學院比較小，一班只有兩百名學生，不像哈佛有五百多名，小信在康乃爾是大魚進小池，很受重視；她說了不止一次，她喜歡康大。我想喜歡就好，雖然學費和哈佛一樣貴。唸完一年級法學院，學生就開始找工作，小信很成功地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，聽說是連哈佛畢業生都不容易進的律師集團，我很高興，一心期待她畢業。

在康大的最後一個學期，小信突然病倒了，而且病得很嚴重。大學城的醫院無法醫治，用救護車把她送到二小時車程外的教學醫院。住院的 35 天裡，我陪著她掙扎在生死邊緣。那時是冬天，紐約北邊有大雪災。康大的師生們不斷地送卡片、花籃及打電話來關心，法學院系主任及教授，在大風雪中開車到醫院來探望小信。系主任告訴我，小信是學生領袖，這孩子對媽從來隻字不提。系主任也把小信退學後如何補修學分的路子策劃好了，由康大兩位教授，自願免費指導小信在家自修。她催促我在某時間內辦退學，小信可以取回所有的學費，那時我心灰意冷——孩子都要死了，還管什麼學費？只要小信還活著，我傾家蕩產在所不惜。在那危急時刻中我沒有主意，只有聽任系主任的安排。系主任又交代我不要和小信的雇主聯繫，由康大出面通知雇主，延續小信就職的時間，讓她保住這份工作。後來奇蹟發生，小信神速復原後，就照著主任的策劃補修學分，完成學業，退回的二萬元學費，剛好付她的醫藥費；最重要的是康大保住了小信的工作，她只延遲一個月，就去上班。如果不是康大法學系的幫忙，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。如果小信當初進了哈佛的大學校，系裏會不會這樣大力幫忙一個病危的學生？這又是一個未知數。

我感謝天主沒有應允我的懇求，但祂給我的比我求的更好。 （華盛頓 D C ）